伏龙寺，弘一法师住过的闭关房

叶向群

弘一法师住过的伏龙寺闭关房。（叶向群 摄于二〇一七年）

2017年9月的一天，我随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一行，去慈溪伏龙寺参加一个纪念碑揭碑仪式。抗战爆发后，伏龙寺一度成为新四军浙东敌后抗日基地之一，这座千年古刹由此烙上了红色印记。

这是我第一次走近伏龙寺。

活动结束临上车前，慈溪市文化学者胡迪军不经意间向我提起，不远处有间人迹罕至的小屋，弘一法师四次驻锡伏龙寺，都住在那里，弘律、抄经，并创作了大量书法作品。我一听，当即来了兴趣，跟着胡迪军前去一探究竟。

黄土泥泞，修竹斜逸，荆棘丛生，我俩穿过崎岖、幽暗的无路山地，攀行数百米，一间矮小、破败的小屋兀现眼前。小屋约30平方米，三面外墙由石板、卵石和砖头混砌而成，一道外墙整体倒塌。屋内，一地残砖瓦砾，墙上残存着窗洞和门洞；抬头，屋顶已完全坍塌，巨大的空洞直面苍穹。

胡迪军显然已多次踏勘过这间闭关房。他指着嵌在墙壁中的一块僧人墓碑分析道，这多半是当年“破四旧”时所为，据此判断屋子的外墙应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翻修过。细加察看，地基、柱础和一些木构件却是原来的。这一发现着实让人惊喜！

抚摩着闭关房的残墙破壁，隔空传来张爱玲的声音：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外面，我是如此谦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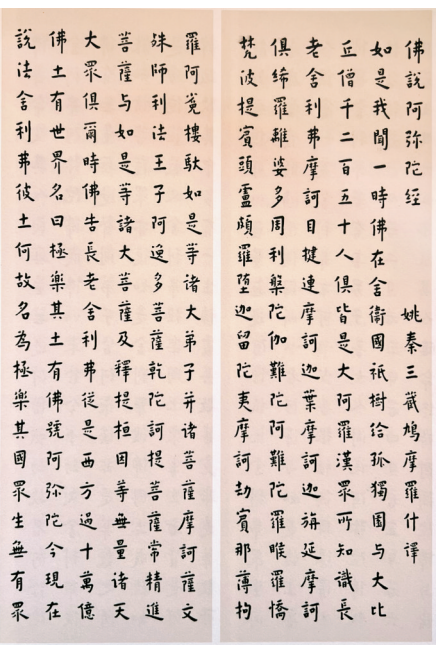
不幸中之万幸，伏龙寺1941年遭日寇战火焚毁后，这个闭关房因为与寺院隔了一段距离，且隐于草木竹林，躲过一劫。

我在屋前盘桓良久，很是感慨。几天后给伏龙寺住持传道法师发去一条微信：

那天蒙迪军推荐，临上车时匆匆见了一眼弘一法师当年居住过的闭关房和放生池。闭关房偏于伏龙寺一隅，掩映在树木修竹丛中，人迹罕至，寂守山野。闭关房几近坍塌，徒存三面水泥砌就的乱石墙，疑似近代改建。低头细察，瓦砾中有不少硕大厚实的砖头及石础等物，应为原建筑之构件和旧料。窃以为砖块石头虽不能言，却是当年弘一法师驻锡伏龙寺弘律、抄经并创造书法瑰宝的实物见证。闭关房遗址对于挖掘伏龙寺历史文化底蕴，弘扬弘一书法艺术，殊有价值，弥足珍贵。万望珍惜并慎重谋划修缮、保护诸事宜。

传道法师回复说，他正有此意，但修缮一事具体落实起来并非易事。

弘一法师从一位顶尖艺术家、美学家，到一代高僧，其晚年书法褪尽烟火，返璞归真，呈现出“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美学境界，于我可谓情有独钟。而伏龙寺，不光是弘一法师人生道路中的重要驿站，更有大师留给宁波的浓郁墨香。



弘一法师《佛说阿弥陀经》十六屏（部分）

1931年12月中旬，弘一法师在弟子胡宅梵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伏龙寺。

伏龙寺住持诚一法师将弘一法师安排在清净的闭关房，让他单独居住，并予以体贴入微的照料。此前，因为理念上的分歧，弘一法师与一家寺院合作创办南山律学院、弘扬毗尼的计划失败，导致他心情抑郁身体状况极度不佳。“神经已十分错乱不宁，批阅书籍往往不能了解其义（昔已解者，今亦不解），几同废人。现拟静养治疗，未知能复原否？”他在给胡宅梵信中吐露内心的烦闷不快。伏龙寺清净的环境和良好的调养，让弘一法师神经衰弱的宿疾得以缓解，病体渐康。感念于诚一法师对师父的优厚礼遇，胡宅梵在《伏龙寺酬诚一》一诗中以喜悦之情描述了伏龙寺胜景和对寺内众僧的感激：

水陆横分蠹海边，重峦越到梵宫前。
山光苍翠林攘壑，海气鸣蒙浪击天。
千丈岩高耸空碧，一泓池净漾清涟。
红尘不到空王届，多谢山僧一指禅。

度过1932年春节，弘一法师去别处云游。1932年3月23日、4月初、6月8日，大师一年间又三次莅临伏龙寺，静修于竹海轻荡的闭关房里，创作了300余件书法作品，其中《佛说阿弥陀经》十六条屏，每幅高146厘米，宽48.5厘米，共16幅，是弘一法师一生中尺幅最宏伟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时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今宁波中学前身）音乐教员的弘一弟子刘质平，在《弘一大师遗墨的保存及其生活回忆》一文中，记述了他协助师父磨墨书写的情形：“余在寺院，夜半后闻云版即起，盥洗毕，参加众僧早课。早餐后，拂晓，一手持经，一手磨墨。未磨前，砚池用清水洗净。磨时不许用力，轻轻作圆形波动，且不性急，全副精神贯注经上。不觉间，经书毕读，而墨亦浓矣。”

《佛说阿弥陀经》十六条屏经装裱后，刘质平奉若珍宝，一直带在身边，历经岁月的动荡，现仍完好无损的收藏于平湖李叔同纪念馆。

无疑，偏于伏龙寺一隅的那间闭关房，与弘一法师的名字紧紧相连，这里不仅诞生了一大批艺术大师黄金时期的重要书法作品，更有学者认为，驻锡伏龙寺期间是弘一“禅意”书风的重要形成期。

癸卯初春，携友人再次拜谒伏龙寺。五六年前看到的那间矮小、破败的小屋，已是焕然一新。

在闭关房旧址，按原来的框架建起了石屋，屋内分寝室和闭关房。砖头、石础、墓碑等原建筑构件和旧料，悉数被嵌入其中。闭关房前的小广场上，塑立着弘一法师、诚一法师、刘质平、胡宅梵四尊铜像。这样的组合自有原由：诚一法师时任伏龙寺住持，弘一大师到伏龙寺驻锡，很大因缘在于其盛情邀请；刘质平两次上山陪伴师父，并磨墨抻纸；弘一大师初次登临伏龙山，则由弟子胡宅梵陪同，其后胡先生又数次上山探望。

夕阳西下，漫步山道，有人轻轻哼起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闭关房前这组铜雕里，都是李叔同在伏龙寺岁月里的同道、至爱，人生路上知交半零落，有此三个足矣。

原址重建的闭关房。

广场铜雕由宁波大学教授梅法钗设计。（叶向群 摄）

宁海平调需全社会助力启程再出发，

汤丹文

宁海平调《李慧娘·见判》剧照。（汤丹文 摄）

2月15日晚，由宁海平调艺术传承中心承办的2023年浙江稀有剧种展演在宁海举行；与此同时，宁海平调刘建宽导师工作室正式成立，浙江音乐学院戏剧系与宁海县平调艺术传承中心举行戏剧实践基地签约；次日，宁海平调传承发展研讨会召开，省内顶尖戏曲专家悉数到场……

宁海平调在短短一两天内弄出这么大“动静”，这在近几年因为疫情影响而比较沉寂的宁波戏曲界，是极为少见的。

事实上，去年一年，作为稀有剧种的宁海平调，在保护、传承、创新上，也交出了一份靓丽的答卷：平调原创剧目《葛洪》获得市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2022年上半年，挖掘整理传统剧目《御笔楼》，让阔别戏迷60余年的这出剧目原汁原味地重上舞台；170余首宁海平调曲牌被挖掘整理，拍摄录制成影像资料；新创宁海平调小戏《梦嫁》与戏迷见面；平调普及进校园演出60场，展演进农村100场，平调进浙音高校讲座上了抖音头条，获赞100万……

兔年新春过后的这次戏曲盛会，既是宁海平调取得一系列成绩后的水到渠成，也许还会在平调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如同这次全省稀有剧种展演的主题那样，这是一次“薪火相传启新程”，也是对宁海平调发展传承再出发的一次深情而迫切的召唤。

所谓稀有剧种，也可称为濒危剧种，它们大都有省市甚至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头，但往往一个剧团的存在，就代表着一个剧种——所谓“天下第一团”。这“天下第一”反过来也着实说明这个剧种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

宁海平调，就是这样一个稀有戏曲剧种。它几经式微和沉浮，这几年，引起大众广泛关注是它的绝活“耍牙”。其实，“耍牙”只是宁海平调的绝技之一，像“抱瓶滑雪”“一马双鞍马”等绝活同样让人惊艳。而绝技、绝活在许多戏曲剧种中都存在，如果过分追求，刻意关注，未免舍本求末。

宁海平调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它更像平调，从根本上体现它作为宁海地方戏曲的特质？也就是如何让流淌着宁海文化血脉的平调，更显现有别于其他剧种的地方特色？

这次去宁海，与昆曲大师林为林同乘一车。我问他，作为地方戏曲，最具标识性的特质是什么？“声腔”，林大师脱口而出。

所谓“声腔”“调腔”，通俗地理解，就是各地戏曲演唱和伴奏中特有的音乐。这次宁海平调请来浙江音乐学院戏剧系主任刘建宽，成立宁海平调导师工作室，正是抓住了地方戏曲保护传承创新的关键点，从音乐入手。

对于刘建宽，宁波人并不陌生，他从宁海走出，历练成长为民乐和戏曲作曲家。他曾任宁波小百花越剧团团长，也曾是省小百花的负责人。作为国家一级作曲，他创作了60多部戏剧音乐作品。在越剧音乐创作中，刘建宽善于将越剧传统音乐运用现代作曲技法予以创新，并使唱腔旋律流畅、细腻动听。

进入浙江音乐学院以后，刘建宽致力于我省非遗剧种的曲牌抢救工作，带领团队对各地戏曲的剧目文本、声腔流变、活态传承以及结合地域文化的草根性特征进行系统深入的挖掘与研究。

而宁海平调正是宁波地方戏曲中唯一拥有曲牌的剧种。作为浙江省八个高腔类戏曲之一，它因为相对比较婉转平缓，而被称为“平调”。在音乐唱腔上进行原汁原味保护传承，保留它的原真性甚至初创时的野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老戏唱老调，新戏出新腔”，正是宁海平调发展的方向。所以，人们对刘建宽导师工作室在宁海平调音乐上的保护传承创新有所期待，并不意外。

而现实上，宁海平调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唱腔越剧化的倾向。宁海平调的传承发展比较特殊，许多原先的越剧演员成了平调传承者。宁海平调艺术传承中心，也承担着越剧演出的任务。平调团、越剧团，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平调出精品，越剧走市场”，这自然是地方戏曲团体在当下市场经济体制下无奈与尴尬的选择。对此，著名剧作家、也是宁海人的原市文联党组书记杨东标先生在研讨会上疾呼：宁海平调必须改变这种“将就”的现状，要有自己的长远发展规划。

当然，宁海平调到底“一团两唱”还是“一团一唱”，政府部门要做出审慎的衡量。如果是后者，那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作出很大的决断。

不管怎么说，稀有剧种要“活起来，传下去”，出戏、出人才是唯一之路。如果传统戏曲艺术的传承者还是要为生存发愁，不能在编制薪酬、成长环境等方面得到助力支持，一切都将是“天方夜谭”。

研讨会上，林为林借用昆曲的振兴，对像宁海平调这样的稀有剧种如何发展提出了看法：除了院团努力，更需领导重视，体制完善，机制灵活。政府部门重视地方戏曲的生存发展，并加以助力，几乎成了与会者的共识。

这次来宁海参加稀有剧种展演的台州乱弹，原来名不见经传，濒临灭绝。这几年由于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大量地投入扶持，台州乱弹成为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多次上国家大剧院演出。台州乱弹剧团尽管是民办公助，但在“传下去”与“活起来”两者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走市场走得“活色生香”。

这次来为稀有剧种展演助阵的婺剧，也是如此。它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辉煌，到九十年代的步履维艰，再至重整旗鼓，如今不仅拥有大量的戏迷，更是成为金华的城市形象主力代言，甚至成为浙江文化的金名片。

很难想象，作为地方戏曲的婺剧，每年演出多达500场，六上春晚，演出足迹遍及近50个国家；金华打造十大城市名片，婺剧和婺剧大剧院分别以戏曲和地标建筑位列其中……这些无不说明了，地方戏曲可以成为城市时尚，也可以有网络流量，更可成为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色。

助力宁海平调启程再出发，对宁海这个已进入中国经济百强县前50名的县域而言，物质上的支持应该不是问题，关键还是相关部门的认识。把稀有剧种仅仅当作老祖宗遗留下的东西供奉、保护起来，还是推陈出新，全力使之融入当下火热的生活，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服务？对甬剧、姚剧、宁海平调等宁波这些稀有剧种而言，这是一道必须作出选择的答题。

锐观察

“共情”背后的情感悖论

——浅析《狂飙》高启强一角

清 宸

《狂飙》海报

《狂飙》，无疑是2023年开年后最火爆的电视剧之一。该剧在受到大众热捧的同时，还引发了一个看似匪夷所思的现象，那就是观众对剧中反角高启强的认识：高启强明明是个无恶不作的黑社会头子，为什么能“圈粉”无数？为何一部扫黑反腐剧，却被一些人视为励志创业剧？情感悖论背后的观赏心理，耐人寻味。

我们总说“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一词”。“发迹”前，高启强可谓生存艰难。剧集一开始，那个憋屈、愤懑、卑微的男人浑身血污，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关在拘留所里。其实，他是个受害者。为了自己的卖鱼摊位不被换掉，他花钱送礼，结果对方非但没有“收礼办事”，还讥他贫穷，拳脚相加。一桩没来由的拘留，及人物身上凝聚的压抑感，自然将观众拉到了高启强这边。此环节也是我们的情感偏向高启强的起点。乃至后来他挣脱道德束缚，走上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道路，仍觉得他情有可原。

落魄的鱼贩子成为黑社会老大。高启强“成功”的本质无疑是堕落。只是《狂飙》不似一般黑帮影视剧，人物一出场就身份定型：要么早已黑化，要么仅用简洁的回溯镜头叙述人物如何从卑微“小弟”晋升为威武“大哥”。张颂文对高启强的刻画可谓血肉丰满、连贯完整，他将一个安分守己，只想通过卖鱼，供弟弟妹妹上大学的普通鱼贩，演绎得真实感人。转折在于：当他敏感地察觉到自己“和安警官关系很好”能给自己带来切实的好处时，开始心旌摇曳了。而到他卷入徐江儿子的死亡事件，亲情的羁绊让本欲自首的他又临阵退缩——家庭意识很强的国人反而觉得高启强有着“长兄如父”般的责任感。另外，他对唐家兄弟的宽容，是他当大哥的格局；他对陈书婷的真挚，是他做丈夫的深情；他对老默的女儿，最后也生出了慈父般的真心疼爱。但不管怎样，他已经沉沦为开赌场、放高利贷、杀人贿官的黑恶势力头子。高启强曾自我辩护道：“为什么我当好人时，坏人欺负我，而我当坏人时，好人又来审判我？”《狂飙》敢于借角色之口，发出如此质问，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影视艺术的一大使命，是探讨人类的生存处境。《狂飙》挖掘了人性在特殊环境下的异化，也突显了“人的局限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深信唯意志论。譬如：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只要不放弃，就会有成果。还有“人定胜天”云云。但人们被现实反复捶打、碾压后，便放弃了此类幻想。高启强也好，安欣也罢，更多时候内心充满了无奈、苦恼。安欣多次立功，竟落得“人未衰，发先白”，同事们纷纷青云直上，他依然是最基层的“安警官”。高启强呢，自他触碰法律红线，表面活得风光无限，内心则战战兢兢。他未必不想洗白自己，可当一个人的欲望越来越膨胀，悬崖勒马谈何容易。

观众“共情”高启强，情感悖论背后，涉及幽微、奇妙的观赏心理：电视剧作为一种非常亲民的娱乐形式，能轻易弱化高启强们的恐怖性。试想：如果真有一群黑帮分子在附近打砸抢，你会认同他们吗？你只会掏出手机拨打“110”。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担心观众的思想被《狂飙》带歪，他们明白影视剧叙事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剧中的徐江就是个范例。徐江大大咧咧，又心狠手辣，喜剧演员贾冰赋予了这个角色特有的“喜感”，让人“恨不起来”。一些调皮的观众还学着贾冰的口吻说狠话：“什么档次，跟我用的（等离子电视）一样，走的时候，替我给砸喽。”娱乐化后的自我代入，不需要承担道德后果，只是娱己娱人而已。

《狂飙》一剧比较真实地呈现了现实生活中权利、金钱、身份、地位导致的社会分层。每个人内心都希望实现阶层跃升，如今这根心弦被《狂飙》拨动，人们自然会通过欣赏高启强的姿态，来表达对现实不公的反抗。高启强身上，满足了大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传统观念。

最后还是那句话，我们怎么会被一个黑帮老大深深吸引？笔者以为：真正看懂了《狂飙》，看懂了生活的观众，其实不是喜欢他、崇拜他，而是以悲悯之心理解了他。